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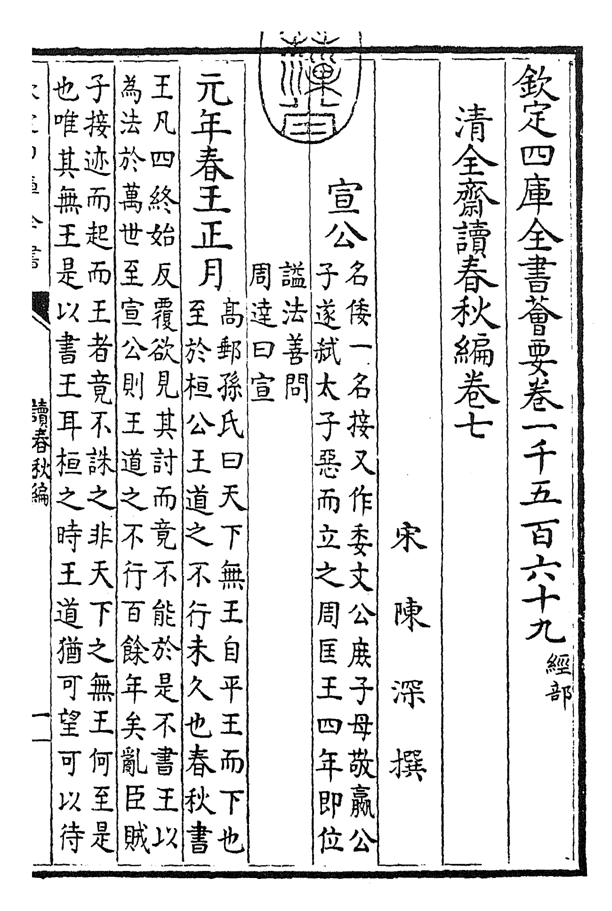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七

宋 陳深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弒太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春秋書王凡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

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宣為弑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弑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其子屬之其意實圖奪嫡也宣公寧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也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而惡明敬嬴私事襄仲以子托之文公卒仲弑太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為自安計不顧衰絰之中而行吉禮魯可辠齊亦可辠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接之始謀也觀其所為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耶何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連上文

故止稱遂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責齊不當犯禮成昬也方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者辠敬嬴也敬嬴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大子逐主君擅為國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書婦姜以著妾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簒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與趙穿沮臾駢之謀放猶羈置毋去其所唯罪輕於專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

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左氏傳會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以來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致討故季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盖弑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及會而得免是何季世有此繆舉皆諸侯好賂以容姦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子復何所畏而不逞哉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者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仲雖云如齊拜成其實往言將納所許立君之賂于以成其弑立之謀也賂即下所謂濟西田是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濟西魯之故

地信三十一年復取之於曹者　去春文公卒甫葬畢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雖云拜葬其實謀立宣也求昏納賂許賂盡在此行以此啗齊齊必從之冬十月遂弑惡立宣夫人姜氏歸齊今年春宣即位未幾遂即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納賂請會既會而公子遂復如齊拜成又將歸濟田諦觀聖筆所書之詳不待傳不待貶而公子遂公孫得臣季孫行父宣公之惡自見魯以臯畏齊而啗以利齊乘魯之釁以貪其利俱以利而成亂安知義果何物乎故其勢不至于戰國之亂强秦之暴不止也不書魯與而書齊取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弑立諸侯當討之而邾子来朝無貶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

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鄭以晉不討宋之辠固不足與然鄭從夷而為中國患何義乎故書人以辠之也楚書爵著其强盛也文二年楚雖伐鄭鄭未服楚故新城之盟伐宋之舉鄭為晉役至今年始叛楚鄭合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氏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或曰經無宋字蓋闕胡氏曰非闕文宋弑逆不當救故聖筆削之也晉能救陳故特襃而書救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地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袲同晉趙盾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

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

也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秦知其計故弗與成晉欲求成于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秦自河曲之役已息兵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召明年秦師来伐

晉人宋人伐鄭

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鄭宋自負弒逆何以伐人初鄭以晉討宋之簒受賂而還故不從晉而從楚今晉復與弒逆者同伐鄭何以服其心哉晉侯侈而趙盾專惟嗜利而不顧義宜其不競於楚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經書及蓋宋主乎戰宋以弑逆而妄興師師出不以直可辠也鄭從夷而病中國尤可辠也書師書戰衆相敵及師敗而帥擒豈惟可恥無故毒民亡衆宋鄭之辠可勝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趙穿好勇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召秦兵盾不之辠私厚之也桃園之舉蓋可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

至陸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言能欲諸侯從楚而惡其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難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盾示弱增益其疾以速其斃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春秋併晉與諸侯悉人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數矣盾之去當急盾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弒靈公董狐乃曰趙盾弒其君此謀雖未必出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令盾出矣故為盾弒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為盾何以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弒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

黑臀于周盾之情無遁矣春秋推見至隱而歸弒于盾真至公之筆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示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從吉之辠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年晋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左氏傳春晋侯伐鄭及郔鄭地鄭及晋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晋故也胡氏曰不書晋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之也鄭以晋受宋賂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晋成新立背僭竊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見侵於楚則及晋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

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弟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即知為二族見伐故也亦貶宋不能自治徒恃衆强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魯欲平莒郯之怨挾齊同往書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能平區區二小邦意魯必有私

故不能平於是魯侯怒乃自往伐莒取向何不思之甚魯能為郯伐莒安知無為莒伐郯者乎是魯與齊一出不能治亂反致亂也其書取尤辠魯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公子歸生位上卿不能遏服邪惡脅於姦謀撓而從之既操兵柄初聞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為其所制聽其所為故春秋舍宋

而皋歸生以為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猾夏經屢書以見夷狄强而中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高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强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强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

以惡楚人之横爵之人之其意一也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来矣

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左氏傳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来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来者接内也胡氏傳稱子者别於先公之女其曰来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畀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来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于高固

請昏其女强委禽馬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辠宣公也　子叔姬即齊孝公之夫人昭公之母公子商人弑昭公叔姬歸魯昔為齊侯之夫人魯不應嫁齊臣高固固亦不應娶也時齊止公為高固請昏魯侯以此義卻之稍有知者亦知其决不可為何二國之君有如是之昏繆也其失禮甚矣春秋婚姻常事不書書此者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来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譏也叔姬昔為國君之夫人既歸其臣又與之偕来齊魯寧無媿乎書此交辠之也

楚人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傳陳即楚故也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書螽凡十一八月螽凡三僖十五年　本年　襄七年　冬

十月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傳春衛孫桓子来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来盟者前定也　魯宣專事齊未通于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為晉所

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杜注萊今東萊黄縣書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書至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强而伐之可辠也魯因而助虐其辠均耳

大旱 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貸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黒壤晉地一名黄父 左氏傳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馬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即黒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張氏曰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也則其

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皐以賂而茍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皐可知矣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公羊傳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有事時祭也

公子遂使齊有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以遂之弒惡及視有大罪不當書卒今書之者以事之

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大夫故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故

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起吕切

繹者又祭祭之明日仍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書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二舞名也舞有文舞籥舞也武舞干舞也籥管也吹籥執翟羽以舞也去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觀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敬嬴視效援例以自立故無貶從同同也襄仲卒方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姦通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之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令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伐崇以啓釁端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宜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夏不能責己補過反結戎狄以伐秦何諸侯無可與者適足以示中國之弱而謂狄可恃乎況無故毒民殘衆辠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夷狄相攻滅不書今書者見楚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經書日食之既凡三 連年夷狄陵中夏臣弑君禍患增出宜乎天變之徵見乎上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薨葬援成風例而無貶從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襄事滅裂君臣皆可辠也雨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咎證焉

城平陽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

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使大夫如京師可見宣公之慢公屢如齊無不書至譏之也宣公在位九年於齊凡三朝於周未嘗朝以徵聘令始遣大夫往不待貶而公之惡自見也魯凡朝聘諸侯謂之如恥屈於諸侯故尊魯而不書朝内魯之意也朝周亦謂之如罪其視天王猶諸侯也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强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寰宇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亳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亳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辠著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滕有喪宋不哀恤而用兵圍之故貶而人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此厲之役也既成鄭伯逃歸故九年楚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楚以鄭不從故數伐之晉既主夏盟當合諸侯救鄭攘楚可也僅使一郤缺

帥師而往果能拒楚救鄭乎是以不克鄭與楚平明年晉又合三國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再伐鄭十一年楚子與陳鄭辰陵之盟而後楚陳鄭合楚居陳鄭之上初主中國之諸侯也經書楚子非與之紀其强盛與中國之諸侯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字從公穀左氏作洩以唐諱改其傍也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辠矣治無罪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徵舒弑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 冶之盡忠不避死以

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踈遠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治不能見幾潔身而去治死未幾而陳至於君弑國亡悲夫

十年壬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辠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負篡逆故柔巽卑屈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已以所取濟西田歸之言我者魯之舊封也齊取已十年今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項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

憚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弑君于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著淫放之禍為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討乃用大師以伐小邦故稱師以著其辠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强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數為楚伐不得已

從之晉為盟主不能帥諸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强陵弱也此時陳與鄭鄰陳弑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書人辠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傳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天子也　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宣公享國十年未嘗朝周事君之禮甚慢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頓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征伐自大夫出小國當恤伐為已甚又從而取其邑非其有而取之魯之君臣俱可辠也

大水陰盛陽微夷狄陵中夏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妄媚悅齊歸父取繹惴惴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辠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左氏傳國武子来報聘前此齊未嘗来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来也

饑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晋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傳稱晋救鄭經削之以晋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自此年從楚辰陵既而叛楚楚繼入陳陳終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莒晉復會狄不能討株林之逆而楚莊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子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夷狄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辠著矣於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媿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强淩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辠

秋晉侯會狄于欑才端切函欑函狄地晉侯往會之左氏傳晉郤成子郤克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　晉捨討陳而以遺楚使之舉大義為伯討以令於中國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及邲之敗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辠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音患諸栗門陳城門楚子夷國君而能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傷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辠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間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弑

逆義也稱人言衆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楚子之所欲也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時言之遂亡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入者不受而強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弑盖致亂之臣也靈公見弑遂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脱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既宥其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舉措謬矣盖二臣者初奔楚必首以重賂啖楚又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惏故悅而不加之罪而强欲納之于陳故經始書討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陳弑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徼事于晉故楚復圍鄭　楚子

巳縣陳賴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巳入鄭鄭伯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弑逆故從末減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巳服楚桓子 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獨彘子先穀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巳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 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以中軍佐濟下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

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辠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曰不實其言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有背盟

救陳以死謝晉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也　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幾皆渝故貶之陳藉楚以討弒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為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衆伐其即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為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衆書衛人以其渝盟也

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陳既從楚宋伐之故楚救陳以報伐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先穀剛愎違命敗晉師令又召狄戮之是也何稱國以殺林父

新將中軍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越椒將攻楚楚莊雖滅之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案左氏傳十二年陳貳於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不可不救也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也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襲父位　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衛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

討誰之過歟故不去其官稱國以殺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曹文公卒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景侯伐鄭左氏傳為邲故也　晉不能庇鄭使鄭因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為晉也再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難怪其與楚也晉伐楚救鄭既以後期邀戰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強夷狄弱其可得耶　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書其爵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

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盂被執戰泓敗績盟諸侯以解圍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貶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石氏曰文公以来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立宣公宣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

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公孫歸父以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禮也經特書之所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辠不能以禮讓為國國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去年會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將以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至為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春秋連書之所以志魯之君弱臣強而反自屈於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是而始平平謂平和之也宋華元以情

告急于楚子反感動子反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差可賢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為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稟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元竊入楚師而刼其將子反將而刼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案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於是晉侯伐潞滅之殺酆舒潞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有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娶晉侯之姊非真狄也以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　晉侯因酆舒之罪使林父師師討之既執酆舒殺之以正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何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凡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果如傳所云則王孫蘇首惡經何不書恐未必然也 發微以王札子王子札也文誤倒耳劉氏云王子札之子故稱王札子然皆不可考也召伯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 自六年至今凡三遇秋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匱橫斂起而民愈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恐無聲之訛也 大夫相會始此

也始諸侯自相會後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篡奪不止也

初稅畝 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畝而稅也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盖始於此也其後成作丘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斂也

冬蝝生 蝝悅全切又尹絹切 蝗子也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方有螽冬又生子盖螽遺子於僻野又將蓄育聖筆復書懼災也

饑 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十年以大水今年以螽為國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斂國非其國矣

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王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士會命卿又為上將書以人貶之也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盡滅之無遺亦甚矣非攘夷狄之道也晉自郯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郝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其廟制如榭也 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見併其遺迹亦從而火之所以傷而志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此年郯伯姬来歸成十五年杞叔姬来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為媵也春秋内女出亦詳書之所以謹男女之際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 桓弑逆宣奪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薦臻歲不絕書桓書有年志歲稔也宣書大有年志歲大熟民大足食也皆紀異也蓋謂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宜喜而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 己巳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襄二十六

年卒
于楚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音傾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師還　齊頃侮晉使固可罪何郤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姑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許乙切）卒（宣公子赤之庶兄而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之曰公弟明其得弟之道以叔肸得弟之道則宣之為兄而不兄可知矣其稱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頃召亂晉郤克私怒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言及一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殺也自內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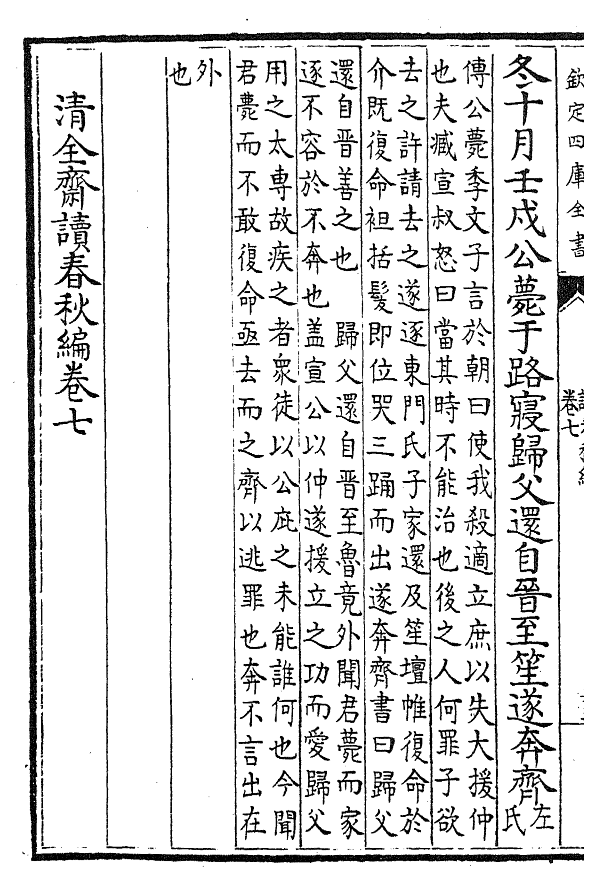
弑自外曰戕邾人往時嘗執鄫子用之鄫不能復天子不能誅今又直入鄫國戕鄫子縱恣暴虐甚矣非亂世曷至是哉書于鄫責鄫之臣子不能拒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穀梁作呂

時楚子僭王降稱子狄之也此聖筆所削也五等諸侯卒稱爵正也葬稱公從臣子詞也若吳楚之僭春秋絶之辟其僭稱之號恐民之惑故不書葬書卒以其與中國同會盟也時齊晉伯業衰楚莊能誅叛討貳因而傷其卒而志之也楚莊卒共王立襄十二年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時三家強盛歸父謀去之固善而不知其本已之不正安能正人以正國家况事晉未久豈能保其必信而假之以力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魯竟外聞君薨而家遂不容於不奔也蓋宣公以仲遂援立之功而愛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衆徒以公庇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八

宋 陳深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名立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令二月書無冰蓋冬溫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啟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作者創始為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為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胡氏傳唐李靖曰周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士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為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杜氏注赤棘晉地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

聘于晉使還公薨懼而奔齊三桓用事怒齊納歸父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遠尋盟于赤棘書及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鞌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王季子也儌戎戎平還要其不備將遂伐之叔服周内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之别　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况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来遠人儌戎致敗是自取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因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案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丘經不書失邑略之也齊肖納歸父而三家怨及魯盟晉而齊益疑故首來伐未幾有案之戰胡氏謂同為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以伐魯之師南侵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蓋良夫不能全師愛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喪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辠良夫也齊侯自將而不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文子臧孫許宣叔叔孫僑如宣伯公孫嬰齊仲氏帥師會晉郤克獻子衛孫良夫昭子曹

公宣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魯四卿並將踰制甚矣

聖筆首詳書之以志其僭晉侯以郤克之怒許二臣之請毒民役衆非盟主不得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豈人臣之道僭竊之禍啓矣齊頃驕恣致四國之師師敗而幸免焉經例以受伐者為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者以四國騁憾殘民故主之以為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鞌之戰齊師敗齊侯幸免晉師逐齊侯齊侯使國佐齊大夫如師請平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窘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召陵之役也召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人自服而求盟也此則經書曰使國佐如師雖曰齊侯哀鳴請服國佐之來將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

以理為國佐所折揖而去之郤克於是肸音舜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故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晋也反以晋人及之吁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巳者如此郤克以雪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為無功而春秋絀之惡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戰勝脅迫而要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共公立成十五年卒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定公立成十四年卒

取汶陽田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漢志魯國汶陽縣今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葢因晋勝齊齊不得巳而歸之如賂焉非其志也齊嘗侵而有之晋命

歸之其得之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從晉伐齊故楚侵之鄭楚與國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衆也衛有穆公之喪鄭衛同姓從夷狄而伐喪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貶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直書而罪自著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經書侵衛不書侵我與師于蜀止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耶書其重者爾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為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是鄭専事楚晉不得宋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棄晉從楚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傳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以楚僭王黜之比之夷狄也諸國大夫亦稱人責其不能保固疆圉以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去年公與

鄭為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之何耶與鄭盟為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夷狄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焉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以警其餘也經書爵者亦以許晉此役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夷也宋衛有喪去衰經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譏宋衛則公與諸侯之非自可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而致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之道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皆稱謚此不稱知主未遷也宮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舉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為神靈之所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篡逆所立不正已薨獲免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絶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狥用人從葬椁有四阿四注椁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聖筆至七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之禮其

僭侈可知矣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魯復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魯歸田以晉力故往拜賜其重如此後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田奪而歸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恃楚不事鄭鄭子良即公子去疾伐許　許恃從楚而不許鄭皆即楚今鄭以許恃楚而不事之故興此伐以亂治亂聖人惡之又况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 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譏之也譏其何爲至自晉也公自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虵丘縣胡氏傳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来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魯雩可也大雩不可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音詳咎音臯如杜氏注廧咎如赤狄别種也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四字蓋經闕此四字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譏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氏注敬諸侯則得天命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魯有二鄆此近晉者也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来歸陸氏纂例曰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来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首作秀杜氏注穀齊地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即僑如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 大夫之擅相與會志其專也

梁山崩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左氏傳梁山崩晋侯以傳中戀反驛也召伯宗伯宗辟音避重遇重載之車使之避巳曰辟傳重人曰重載之人待我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不舉樂降服乘縵車無文飾徹樂出次舍於郊祝幣太祝陳玉帛禮神史辭太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衰又二年而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伯道衰

秋大水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備強楚也十一

月聞天王之訃而不往奔喪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武公之廟也立者不宜立也書之譏非禮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世矣非百世不遷之祖乃親盡已毀之宮也成公不考廟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過則毀之不可復立立之非禮也與其後定公立煬宮同

取鄟音專又市巒反杜氏注鄟附庸國也左氏傳取鄟言易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魯陵弱而以兵力取之雖不書滅書取亦貶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肸子也左傳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即仲孫蔑叔孫宣伯即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師侵掠也魯以晉命有事於宋出於無名故經書侵以罪之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構怨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五年魯報聘今年侵宋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晉疑宋有異意故命魯侵之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始為婚契終宋之世與會為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左氏傳楚子重即嬰齊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喪疑於文無貶以棄禮背義荆楚之常然下志晉欒書帥師救鄭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鄭昔事楚而今歸晉故楚伐之晉不得不救之也晉救至而楚師還晉師欲與之戰而欒武子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不遷戮而遂還春秋所以善欒書也不戰而使楚師畏之而去不無功也襄陵許氏所謂存霸統也

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小鼠也口甘食傷牛不覺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郊之大禮必用牛牛傷角則

不可用郊禮非魯所當行以僭事天天不饗也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天意不饗僭也如此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弗戒亂之象著矣

吳伐郯音談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荊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吳泰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與楚皆狄之也四夷雖大止當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吳伐郯郯成　郯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吴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　三望説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楚未得志於鄭故子重復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憫之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善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主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同病楚故同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譏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郯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之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冬而旱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田魯之田也齊昔侵之鞌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令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来言歸之於齊脅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曰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師師侵蔡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衛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聘共姬也許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為其嫌於自媒也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朔死而亂其室趙莊姬趙同趙括怒戮而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弗聽莊姬怒譖之於君曰同與括將為亂君問諸欒氏郤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 同括為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專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譖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譖而殺無罪罪累上也見晉之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思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

召伯来賜公命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
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
主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王命召虎来旬来宣凡此者主乎事則知王
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凡此者主乎情則知天子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
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為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
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
誠天子之僭賞也召伯召桓公周卿士經書王而不
加天不能承天也書天子而不稱天王為其不能以天
臨乎
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来歸自杞今四年矣其卒
也故書雖見出猶書卒者為明
年杞侯来逆叔姬
之喪以歸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吳伐郯晉不救郯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并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為郯請緩師亦不可魯弱畏晉而不敢違也来聘而强以伐人之國不道也僑如出會士燮主兵大夫之專甚晉之覇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来媵非禮也此後晉齊来媵二國媵之禮也

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氏傳杞桓公来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為魯故公羊傳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晉不惇信義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執之盟莒而莒為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

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焉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悔而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華即夷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徒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但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何足以言盟主患楚之彊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猾夏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

之者則伐而爭之令執其君以伐其國又殺其使亦甚矣卒之鄭謀改立君以紓國難公子繻見殺叔申叔禽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為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今春晉方會諸國盟于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得不從不從則晉必會兵伐之令楚伐莒浹旬之間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固以無備而潰諸侯熟視而莫之救盟豈足恃乎其何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惡中國而同夷狄也今

秦伯與白狄伐晉書人以秦與狄均也然皆不書及一之于狄也晉不能謹華夷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 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晉執鄭伯鄭人謀出師圍許將改立君以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所以圍許也

城中城 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治國安民以德政不專恃城池以為固勞民動衆以興大役春秋所不取也故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固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胡

氏曰其為弟者子叔黒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来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黒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公孫申謀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

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太子州蒲晉侯生立為君者晉執鄭伯而伐之以要其賄始歸之使鄭禍亂荐作晉為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并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来媵齊又媵則三國況異姓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切卒 晉景公卒厲公立成十八年遇弑

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往弔而朝嗣君也晉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音廢又拔未反以公貳於楚羅茷如楚偵其還以知虛實冬葬晉景公而經不書左氏以為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凡留九月何其久也左氏有止公送葬之說其始也以公為貳於楚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危亦甚焉

晉侯使郤犨天由切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晉郤克從父兄弟也時晉彊魯弱郤犨以大夫而敵公盟何其專也來聘晉止以報公之如盟則我所欲也故書及不書公恥公與大夫盟而諱之也晉之來盟以公貳楚魯畏晉彊不敢不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左氏曰且涖盟非也魯雖欲之晉安肯盟若以郤犨之来為来盟則當書之如衛侯使孫良夫来盟之類宣六年若以行父之往為涖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僖三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鄰之禮雖欲附齊而未能也自鞌戰之後與齊盟于蜀又盟于蟲牢又盟于蒲雖盟而齊未釋憾於鞌之戰而魯未釋憾於汶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專以修鄰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族之偪也且與伯與平聲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有奔之事為臣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

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傳既言宋合晉楚鄭聽成經何以但書會魯晉衛而鄭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間之而侵晉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魚綺切來乞師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晉不稟命於天子擅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專稟命也況以私忿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卑

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聖筆特書乞之一字其貶之也至矣晋為盟主動以信義徵諸侯以師會孰敢不聽何至於乞哉春秋直書實事以為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晋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有朝王之實意因晋約伐秦道由王都而往朝之故書與列國之禮均書如京師之後而繼書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守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晋使来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是年敗秦師于麻隧

曹伯盧卒于師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

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宣公卒成公立

襄十八年卒

秋公至自伐秦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稍進其朝王之意及至自伐秦而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曹之賢公子也不義負芻將亡奔他國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不食其禄　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自兹年公始見于春秋至此渠丘公凡四世矣而經書其卒莒夷也其君無謚皆以號為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卒不能赴也卒不葬我不往會

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定公衛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由晉侯得歸也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郤犨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為衛晉之為晉可知矣　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盖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四年鄭

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之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衎為大子是為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 桓公卒景公立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公子遂襄仲之子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為歸父後立弟為子也何休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為歸父後則弟不可為兄嗣為襄仲後

父字為氏亦非也書仲嬰齊卒又見弟之後兄為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弒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繆舉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宋共公卒平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公子貞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氏傳宋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輕公室以為弱

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按經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背其族也背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桓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五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為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左氏傳吳始通也吳未嘗通中國今

始来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程氏曰吴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吴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吴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吴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南蠻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吴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俛首東向而親吴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辰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杜氏既以十一月為周正何為言寒過節自相牴牾如此是又主夏正而言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唐遜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歆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鄭得楚田遂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 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大夫

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子𥄉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来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止之欒武子請行於是與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旌於弢以免因楚公子茷扶嬖反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侑曰蒐乘補

卒明日復戰逸楚因共王召子反謀子反醉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共王傷故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言及者晉志乎此戰也晉楚之戰勍敵也旦戰至日莫未已勝負未可知也晉亦幸而捷爾楚雖敗而益張晉亦怠矣欒氏譖而誅三郤晉遂亂范文子始不欲戰幸勝而復戒其言信可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鄢陵之戰楚子親臨行陣而敗不思所以自責乃歸罪於大夫故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

杜氏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不見公者晉侯不見公也鄢陵之戰晉侯乞師于魯公以叔孫僑如通穆

姜惡季文子孟獻子欲去之公將出師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即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以待勝者郤犨譖公晉侯不見公程氏曰晉侯不見公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無恤乎人魯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晉聽譖怙強無義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為盟主所禮故至以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也齊不躬行而以大夫會故但書齊國佐邾書人蓋微者皆直書其事以譏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殺嫡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天子當正其罪上書王卿士尹子之來會

代見其情矣蓋王反為曹圖之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有罪也不絶曹伯之位者譏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聽叔孫僑如之譖而執季孫故稱人以示譏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苕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苕丘以待命也魯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婼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行父執焉公待于鄆與之共歸書公至自會舉公為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又譖公于郤犨使殺行父及魯平赦季孫故僑如奔齊　公未歸嘗命國人逐僑如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已

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左氏傳晉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石氏曰季孫獲歸與郤犨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公子買言不卒戍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內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别也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獳乃侯切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音禧童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為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遂還亦徒為此盟猶未能盟之也　曹伯負芻乘喪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而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為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為幸故以會至錄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无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搜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无咎子以盧叛 盧高氏邑 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殞其身悲夫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祭祀

必天子乃得郊魯之僭郊非禮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以人享也盖叩其鼻血以薦也牛羊人之用也用人遥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郤錡來十六年使欒黶来十七年使荀罃来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来閱五年而四来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晉以鄭即楚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楚救至則諸侯還晉不能一舉攘夷狄以强中國安能服鄭徒勞民動衆何足以言伯主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致會此方以伐致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市軫切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躍且音狙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三郤族大而強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鄢陵勝楚還而驕甚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公公謀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先誅三郤郤氏知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止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皆殺之郤雖多怨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列數之以著其惡一日而尸三卿其誰與處穀梁以為禍於是起明年遂有被弑之禍經據實事以累上之辭言之為後世戒也

楚人滅舒庸左氏傳舒庸人東夷偃姓之國廬州城下舒城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楚邑伐駕楚邑圍釐虺楚二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經書在今春從告厲公之殺三郤皆胥童爲之欒書之討以政也故經不書二臣殺之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爲之也然胥童嘗以甲刼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弒君故以殺其大夫書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此經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實欒書中行偃殺之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衆殺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惡分之於衆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高无咎之子弱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慶克通穆姜國佐譎之穆姜怒譖於公既奔无咎而刖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怨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内亂可誅國佐非私忿殺之也然卒殺國佐則穆姜為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賊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殞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鄭

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音夾宋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晉吳往來之道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獨書魚石以帥告也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楚子伐宋取宋邑彭城魚石宋叛臣也不言楚子使之守而言復入者如魚石自入焉不與楚子之入鄰國而納其叛臣也言復者彭城本宋邑今楚取之魚石本宋臣今楚納之而令入其宋邑故書曰復入甚著其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陽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美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左氏傳杞桓公来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左氏傳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見也

築鹿囿杜氏注築牆為鹿苑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庇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盖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麀鹿濯濯芻蕘雉兎皆得往焉盖與民同樂也經於魯成之鹿囿書之曰築盖築垣牆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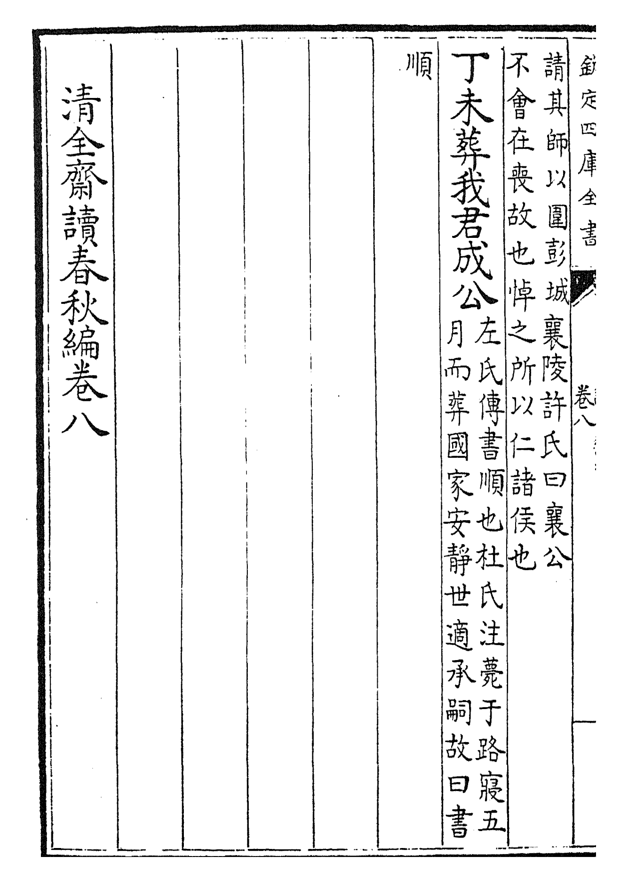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

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之成霸安强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

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来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在十七年知伯荀罃實来下軍之佐也荀罃佐晉下軍如伐鄭可也師出如十七年伐鄭之師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加敬使者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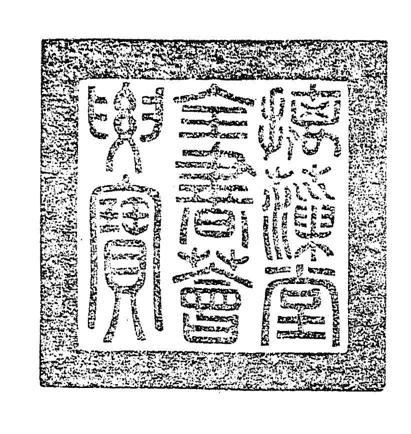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起居切朾他丁反地闕 左氏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但



請其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